

“草薙他们，”汤川恢复严肃的表情，“自以为这次的题目是瓦解不在场证明，因为最可疑的嫌疑犯坚称有不在场证明。也难怪他们会这样，再加上那个不在场证明，看起来就摇摇欲坠。一旦发现这个线索，当然会想从那里攻起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们做研究时也是这样，不过在研究的世界里往往会发现，那个所谓的线索，其实完全找错了方向。草薙他们也一样，掉入那个陷阱。不，或许该说是被人牵着往陷阱跳。”

“如果你对侦办方针有疑问，那不该找我，该向草薙刑警提出建言才对。”

“那当然。我迟早必须这么做，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先和你谈谈。至于理由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。”

“因为我们是朋友？”

“说得更进一步，是因为不想失去你的才华。我希望这种麻烦事赶紧做个了断，你才好专心做你该做的事，我不希望你的头脑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。”

“用不着你说，我也不会白白浪费时间。”石神说着再次迈步走出。不过不是因为上班快迟到了，而是他已无法忍受留在原地。

汤川从后面跟上来。

“要解决这次的案子，就不能把它视为瓦解不在场证明的问题，而是截然不同的方向。其间的差异，远比几何与函数来得大。”

“为了参考起见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你认为那是什么问题？”石神一边往前走一边说。

“很难用一句话概括，勉强要说的话应该是障眼法的问题，是故布疑阵。调整小组被犯人们的伪装唬住了。他们以为是线索的东西，其实通通不是线索。当他们以为掌握关键的那一瞬间，等于已经上了犯人的当。”

“听起来好像很复杂。”